

革命故事小丛书

党的忠实儿子

張文秋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革命故事小丛书第一輯

党的忠实儿子

张文秋著

女將軍

魏巍著

高举紅旗三十年

刘大为著

一場挽救生命的战斗

巴金著

一顆紅心为革命

聶鉄鋼著

老电工

芷汀著

党的忠实儿子

张文秋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重庆人民出版社重印(重庆嘉陵路344号)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787×1092 1/32 2印张 1插頁

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5月重庆第1版

印数1—5,000

統一書号：10009·200

定价(4)一角七分

I247.7
14

I247.7
2

11-81-2
634
(2)

革命故事小丛书

党的忠实儿子

張文秋 著

謙初犧牲已經有二十七年了。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我一時一刻也沒有忘掉他。他對黨的忠實，他的生活態度，他的工作作風，以及他的一言一笑、一舉一動，都經常在我的眼前出現。我常常含着淚眼看見他。他留給我的印象，實在是太深刻了呵！

我認識謙初是在1927年初春。那時，北伐革命軍還在節節前進，革命還處在高潮時期。當時我在京山縣做婦女和工會工作。有一次，我來武漢為工會的糾察隊買槍時，在一個朋友家里，看到一個青年軍官。他身材高大，體格魁偉，橢圓形的臉，寬寬的額角，高高的鼻梁，兩道黑眉配着一雙亮晶晶的明亮有神的眼睛，顯得特別聰明、堅強而有力。他身上穿着一套黃綠色的呢子軍裝，腳上穿一雙黑皮鞋，腿上也裹着皮裹腿，在他那寬大的肩膀上，挎着一條武裝帶，更顯出英武果敢的神情。從他的談話和笑聲中，使人感到他是一個性格直爽，正直無私的人。這個青年軍官就是劉謙初。

謙初當時經常在武漢群眾團體中演講，也到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作過報告。我和朋友們都聽過他的演講。我們特別喜歡聽他講蘇聯十月革命的故事。每逢他講到社會主義的蘇聯時，我內心里常常激動的不住跳動。我暗暗對朋友們說：“要是能讓我到蘇聯去看一下，就是死了也甘心呵！”朋友們也

說：“誰不是这样想的呢？”在这里看到謙初，又听了他的亲切的談話，在我的心里更引起了深深的敬意。

謙初当时在革命軍十一軍政治部工作，政治部設在武昌汉阳門內的一条大街上，和我的住处离得很近，我常常有机会看到他。我把我想到的問題都提出来向他請教，他联系当前的形势和将来的远景，对我们进行了不少共产主义的教育。他分析問題細致全面，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慢慢地我們来往久了，对謙初的了解更多了，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我和謙初結婚了。这时，我进一步知道了他的生平：

謙初是山东平度县門村人。生于1897年。他原名刘德元，号乾初，参加革命后，改名謙初。他的父亲名刘祿，是个正直的农民。謙初小时，就帮助父亲在地里劳动。他在学生时代，就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在黃县中学念書时，只有十五岁，就参加了討伐袁世凱的战争，一直打到南京城下。战争结束后，讀完中学，考入齐鲁大学，又参加了轟轟烈烈的五四运动。他傾向社会主义，很向往北京。回家說服了父亲，筹了些学費，于1921年轉到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那时燕大的校長，就是臭名远揚的帝国主义分子司徒雷登。謙初进燕大不久，就对学校非常不滿，他和进步同学如董秋斯、于毅夫、张采真同志等，成立燕大文学会，并接办了燕大周刊。他在周刊上发表論文，具有很强的說服力。他的文章簡練朴素，邏輯性很强，正如他的为人一样；謙初那时是这些团体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有一次，他們为了反帝反封建，預备演出洪深改編的話劇“少奶奶的扇子”。剛剛排演了一次，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就生

气了，英国教授說这个剧本污辱了“大英帝国”，美国女教授也說它有伤风化，不准演出，連公演的广告也給拿走了。

文学会的同学非常憤慨，就公推謙初去質問学校当局。那个教务長被謙初質問得哑口无言，只好交回了公演广告。可是，学校的礼堂都上了鎖，不准学生在那里演出。同学们便在墙壁上貼滿了大字报，向反动当局进行斗争。这一次斗争教育了校内外广大的学生和教师，認識了帝国主义的眞面目。因此五卅运动开始时，燕大很快的便成立了“沪案后援会”。謙初在学生运动中，接受了党的领导，成为学生运动中的骨干。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他几乎天天跑到群众聚会的地方去演說，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他的激憤的情緒，感染了听众，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謙初满怀热情的工作，在燕大起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也就引起老牌美帝特务司徒雷登对謙初极大的不滿。1925年夏天，謙初在燕大毕业，本来想留在北京找工作，好接近党的领导；司徒雷登就想办法把他介紹到鎮江潤州中学去当教員。

謙初在鎮江潤州中学教了一年書后，1926年就到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去了。在广州，他和董秋斯同志一起住在蔡詠裳同志的家中。他看到大量的革命書刊，每天如飢似渴地閱讀到深更半夜。这时，他在岭南大学教了一个时期的書，进步青年都很热爱他。他在国民新聞报上发表了一篇“紀念青年节”的文章，在革命同志中得到好評，因此，后来北伐軍十一軍政治部成立时，有同志約他去工作，他就很高兴的参加了北伐

軍。他和孟用潛、董秋斯、蔡詠裳等同志隨北伐軍到達武漢後，武漢公開賣的馬列主義書籍比廣州更多了，謙初這時真是“如魚得水”，廢寢忘食地學習起來。他在政治部的刊物“血路”上發表了一篇紀念“二七”的論文，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分析了二七革命運動的政治意義，這篇論文，引起了很多同志的重視，認為是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黨對他進行了考查，在1927年1月，政治部里的王海萍同志介紹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謙初經過多年的努力追求，他終於找到了光明大道，找到了指路明燈。他入黨以後，更加努力工作。每天晚上，他都和王海萍等同志一直工作到深更半夜，還不休息。

那時寧漢分裂已很明顯了，國民黨十一軍政治部的主任，千方百計的來拉攏他，謙初常常氣憤的說：“這些傢伙真是有眼無珠，稍有良心的人，也不會為他們殉葬，還想來拉我嗎！”有一次，國民黨的政治部主任故意開了一個會，討論中國的革命應否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問題。當時謙初很勇敢的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堅持中國革命必須由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他大大而尖銳地宣傳了一次馬列主義，使國民黨反动派在這次辯論中，吃了一次敗仗。這才使他們對謙初的拉攏感到大大的失望了。

我們結婚不久，謙初就奉命隨軍出發。那一夜，稀疏的星星在天邊閃爍，我和謙初坐上二輛人力車，疾速的趕到車站去。這時火車快要開了，他急忙和我緊握了一下手，囑咐我時局很緊張，回京山工作千萬要提高警惕，嚴防反革命分子的

破坏和土豪劣紳的反攻，要注意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火車快开了，他匆匆跳上一列長長的列車，汽笛長嘯一声，冲破了黑夜的沉寂，車輪很有节奏地飞轉着，慢慢地移动，由慢而快地奔向前綫去了。車行很远了，我还看見謙初倚在車廂的窗戶前，在向我招手告别。

这时，我的心驟然跳起来，仿佛我整个身体都跟着他一道随着火車奔馳去了。火車看不見了，所有的人群都散了，我还独自一个人在車站上站着沒有动。

我回到京山县时，京山党的工作和轟轟烈烈的群众运动正在展开。不料，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京山党組織和革命群众即遭到反革命軍閥的屠杀和摧殘，許多烈士和群众的鮮血染紅了長江。我被迫轉移乡間。后来接到党的秋收起义的号召，就到河南駐馬店一带参加农民秋收起义的游击队伍。从1927年秋天起到1928年夏天止，农民武装起义的浪潮冲击全国各地，我也卷入这一蓬蓬勃勃的高潮中去，与农民群众一起，打土豪，分田地，鎮压土豪劣紳，給武装的反革命以坚决的回击。这时期我不知謙初的消息，他的生死不明。在那些日子里，每一个革命者的生命就如悬在一根发絲上似的，随时都可能为革命牺牲。我从朋友們那里，时常听到一些不同的消息，有的說他可能还在河南，有的說他可能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轉到海丰陆丰，也参加农民起义去了。得不到他的确切消息，我很痛苦，也十分想念他。但我相信：我們虽音訊不通，却都是在为着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为着解放全中国千千万万劳苦大众而奋斗，为着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

义的实现而奋斗。当反革命的乌云袭来时的时候,我相信象謙初那样坚强勇敢的人,一定会站在革命队伍的最前线!

1928年夏天,我调到武汉省委秘书处作机要工作。后来又到了上海,党把我分配在沪西区搞工人运动,我在那里参加了许多次的轰轰烈烈的大罢工和游行示威运动。每逢我工作、休息或游行示威的时候,我时常想起謙初,我想:他现在在哪儿呢?他还活着在为党工作呢,还是已经为党献出了生命?

若干年后,我才听他和他的朋友们说:他那次奉命随军出发到河南后,在河南农村中作了一个时期的宣传工作,积极展开了农民运动。自蒋介石叛变、成立了南京政府后,武汉政府把开到河南的军队调回来巩固后方,謙初又回到了武汉。可是那时我已回到京山工作去了。不久,因为反革命的进攻,我又离开了京山。因此謙初回到武汉后,就无法和我取得联系。

謙初由河南调动时,党组织原来希望他到南昌去和党的队伍会合。但是他走到九江,就被蒋介石的反动军队拦住,不能过去,只好又回到武汉。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了革命,向蒋介石妥协投降。武汉也开始疯狂的捕杀共产党员,他不能立足了,才又被党中央调到上海去工作。

他在上海被分配到江苏省委工作了一个短时期,这时,他的生活非常艰苦。他住在斯高塔路一栋二层楼的前楼里,和孟用潜、张采真、董秋斯等同志住在一起。当时党的经费很困难,党员的生活费用,都得由自己想法解决,党有时只能发给极少的津贴费。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天天都有同志被捕牺

他們为了安全，就又搬到四达里一层三楼上住下。董秋新同志因为肺病，需要較充分的阳光和空气，他們夫妇就住在前楼，謙初和孟用潜同志两人就住在亭子間的地板上。生活虽然艰苦，有时甚至沒米下鍋，但他們的革命斗志却非常旺盛。工作間歇时，他們經常用愉快的低音，哼着“国际歌”和“少年先鋒队歌”，彼此鼓舞战斗情緒。

以后因福建工作的需要，党中央又于1927年10月把謙初和孟用潜同志二人調到厦門福建省委去（后来福建省委机关設在福州），謙初担任省委書記，和张采真夫妇在一起工作。虽然他們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为了避免党的損失，对外是装着互不認識的房客。这时他們的生活，仍然很艰苦。謙初的衣服被子都当光了，只剩下一床薄薄的被子和一身褪成白色的灰西装，連換都換不下来。采真夫妇也是这样。但他們的阶级友爱更加深切。张采真的爱人小苏，有时作点可口的小菜，象螃蟹啦，黃魚啦，总送来給謙初吃，或請到他們家里去吃。

这时，謙初在工作中真象虎入深山龙游大海一样的活跃，他以忘我的精神，日以繼夜的为党工作着。据采真同志后来对我講，謙初在福建的工作，是非常細致深入的。他不仅要了解当地群众的思想情况和斗争意志，而且連风俗习惯，他都了解得很透彻。就連那里的工人、学生等的伙食、休息、爱唱哪些歌、爱听什么戏，他都細心研究后，并用商量的口吻，征求采真同志的意見来布置工作。而每当采真同志提出一个具体問題时，他都詳細加以考虑后，再簡單具体的发表他自己的意見，如哪些好，需要发揚，哪些不好，需要改进等等，都和采真

同志具体分析研究。他留給同志們非常好的印象。都說他是個誠懇、儉樸、坦白、直爽、和藹可親的人。采真同志的性情脾氣有很多和他相象的地方，他們協作的很好。在他們的積極努力下，福建黨的工作得到很大的開展。但不幸正在這時候，福建省委遭到了一次大破壞。謙初在福建不能立足了，因此在1928年冬天，黨中央把他從福建調到上海，重新分配工作。

這時山東正因為濟南慘案爆發後，省委遭到了第三次大破壞。黨中央因謙初是山東人，熟悉山東情況，所以派他擔任山東省委書記，去恢復山東省的工作。因此，謙初在1928年冬天，又到山東去了。

1929年4月，黨把我由上海調到山東，擔任省委機要技術工作和婦女工作（我的調動是謙初的請求，當時我並不知道）。我們被調來的一共是四個人：一個是青島市委書記黨維榮同志，另外是山東省委秘書劉小甫同志和他的愛人曹覺同志和我。

我們由上海坐海輪到青島後，黨維榮就留下了。我和劉小甫夫婦繼續坐火車到濟南。這一路上，我們雖然都是同行，卻又互相裝作不認識。只有交通同志在暗地護送我們。火車快到濟南的時候，交通同志對我說：

“快到了，我不能跟你一道走了，一会儿會有人來接你，他姓黃，穿灰色羽紗大褂，戴黑禮帽，接头暗號是：找‘陳孟君’！”

火車到濟南北關車站的時候，我把頭伸在窗外四處尋找，車站上的人很多，一時很難找到，我只得把行李從車上拿下

来，慢慢地四下留神看去，沒有看到接我的人。我心里想：在人头拥挤的人群里，讓我到哪里去找穿灰色羽紗大褂的自己人呢？我剛走了三五步，正在着急，忽然听得有人喊了两声：“孟君！孟君！”我站住了，这声音好熟啊！我一抬头，看見不远的地方一个穿灰色羽紗大褂戴黑礼帽的人向我走来，这人多象謙初啊！我一时呆住了，再望望他，他真的是謙初！惊得我差点儿喊叫起来，这，这真的是他嗎？我茫然了，这种事連作梦也沒有想到，他还没有死呀！我为他會有两年的难过，他还活着嗎？是他嗎？我正在发呆，他已經走到我跟前了。一双有力的发热的手把我紧紧抓住了，說：

“唉！到底是把你盼来了！”

这一切来得多么突然，不知怎的，我的眼泪一刹那象瀑泉一样的充滿了眼眶。但又怕別人看見笑話，只得使劲地忍住，呆呆地站在那里，我們都相对无言。一会儿，他說：

“走吧！我們回家去吧！”

我点了点头，他忙提起行李，走了几步，便轉过身去，招了招手，立刻过来一輛双輪馬車，原来他早早准备好了，而且也早就看見了我，这是怕有人盯我的梢，才沒敢立刻过来叫我。我們坐上了馬車，車夫离我們很近，我們什么話也不能講，只是互相对看着，馬車通过了一条大街，謙初忽然叫馬車夫停住，他敏捷的跳下了馬車，往一家商店里去买了些济南乡下的土产品“干魚”和用紅薯晒干的“地瓜干”来，准备送房东，这是用它来証明我是乡下女人，剛从家庭出来的。这对掩护机关是很有利的。我心里暗想：他真想得周到，真会作保密工作

呀！一会儿，謙初便对我說：“快到了！”他的話声剛完，馬車已走到鐘樓市街的一个大黑門前了。他对車夫說：“到了！到了！”我們下了車。他付过了車錢，目送車子去远了，机智地看了周圍一下，見沒有人，他就一边拿手絹擦汗，一边对我說：“唉！总算把你接到家了！”

我提起箱子，正要往大黑門里进去，他連忙輕声說：“慢走！慢走！还没有到呢！”他用手指了指和我們来路相反的左边一条馬路說：“在那儿呢！”这时他已轉到了相反的方向，帶着我走去。又穿过了一条馬路，轉了一个弯，进了东西菜园子街，走到一家黑大門前，他停止了脚步，往身后扫視了一下，指着大門說：

“这就是我們的新家，进去吧！”

我一看，見是一所整齐寬大的院子，門前的馬路較寬，都是青磚鋪的，又平坦又光滑，門前还有几棵垂柳，灰色的圍牆，黑漆的大門，远远望去，儼然象一个古老的書香人家。我們兩人一道进去了。前院房东自居，院內靜悄悄地沒有声音。謙初拿出了鑰匙，打开后院的門，后院也十分整洁，北面一排三間正屋，两边东西廂房，院子比較寬大，長着一棵古老的大槐樹，院子西边一个高大的藤蘿架，一棵綠叶密布的紫藤蘿挂在架上，把西廂房遮得暗暗的，最好做謙初的工作室。院子里有花草，四周还有走廊，院牆旁边有一个后門，直通一个偏僻的小巷，可以自由出入。房里的陈設很簡單，却給人一种溫暖、安靜的感觉。这时我才知道謙初自离开我后，到1928年冬天，被調回山东来担任山东省委書記的經過情况。这时，山东正是白色

恐怖年代，軍閥陳調元和汪精衛改組派，統治山東，對革命的摧殘很厲害，省委機關已破壞兩三次。

謙初說，他來到濟南後，就在这个大明湖附近的東西菜園子街四號租下了這所古老的民房，這就是山東省委機關的所在地了。

這時，我才明白他在这里的化名是黃伯襄，對外邊人說，他是在齊魯大學教書。為了便於應付環境，保護機關，也為了照顧我們夫妻關係，黨才把我調來濟南，叫我化名陳孟君，裝作家庭婦女。因在這白色恐怖嚴酷的統治下，沒有職業和家眷是租不到房子的。但儘管這樣，還得時時提高警惕，經常注意周圍環境的變化，經常擔心警察闖進門來檢查。甚至一聽門響，還要連忙準備應付敵人。在我們的西屋，有一個臨街的窗戶，窗上總是放着一盆花，或是一條肥皂，一挂辣椒，作為警號；一有情況，就馬上把東西拿掉，暗示來聯系的同志不要再來。西廂房牆上還有一個壁櫃，用一幅大字畫遮住，這裡可以臨時放些秘密文件，謙初還在東屋廚房內的水缸底下掏了一個大洞，在土內放置了一個瓦缸。放了些重要的秘密文件。

謙初原來是一個人在外面吃包飯的。我來了以後，自然不能再在外邊包飯吃了，應該更象個家庭的样子，以免被人懷疑。第二天，我們一起上街去買些東西。我見他總是穿着那件灰色大褂，一條藏青西服褲，一雙黑皮鞋，就要他換換衣服再出去，他說：“不要緊，我這身衣服，是常到工人區去慣了的，儉朴些多好。”我們就經過後宰門，通過芙蓉街，向寬大平坦的

西門大街走去，一直走到緯四路一家百貨商店里去買東西。我們的錢不多，只能簡單的買了些廚房的用具。

回來時，謙初在熱鬧的西門大街的馬路上，邊走邊在想著什麼。走到一個三叉路口時，他忽然說要去看一個朋友，我認為天快黑了，不大願意去。他說這是一個工人同志，他生了病很困難，一定要去看看。于是我同意了。他就領著我轉了幾個彎，走過了幾條小巷和一片荒僻的大空場，離東門不遠了，來到一排矮矮的破舊的平房門前。這時房裏象正在爭吵什麼，謙初輕輕的敲門，爭吵的聲音停住了，來開門的是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大娘，她一見了謙初，忙說道：“黃先生，你來了。”接著就往屋裏讓。屋裏很黑暗，我進去後定了定神，才看見炕上躺著一個骨瘦如柴的青年人。在旁邊牆根下，一個小凳子上，坐著一個年青女人，抱著一個小孩在喂奶。那個病人一見謙初進來，他忙伸出兩手拉住謙初說：“黃先生，你來啦！我真是想你呢！”謙初忙問他的病怎樣，是否好些了。于是他兩人便談起來了。

原來這位年青人姓周，是個工人，因為搞工人運動，在濟南慘案時，被工廠開除了。失業了很久，又病了兩三個月，現在家里生活十分困難。謙初聽他講完病情後，就伸出手來摸了摸病人的額角，這時他臉燒得通紅。謙初說：“還發燒咧！”他在病人炕邊坐下來，然後就拿出了十五塊錢交給老大娘說：“我這兒有點錢，你拿去买些米，再給老周抓幾付藥吃。如不夠用，過幾天我還可以給你們想些辦法。千萬不要焦急。”听了謙初的話，我把身上剩下的六、七元錢，也送給了老大娘。

老大娘坐在凳子上，掉下泪来，她說：“黃先生，我們怎好老是花你的錢呢？真使我心里不安呀！”謙初說：“別客气了。天下穷人是一家！只要老周病好了，就好了。老周是为穷人求解放才被开除的，我怎能不管他呢？快不要說这些話了！”他安慰了老周一陣，要他好好养病，又低低地同他講了几句，只見老周連連点头，然后，我們就走了出来。老大娘和青年女人都連連致謝，送出門外。我們走出了門，还看見她們依依不舍地望着。禁不住我的眼泪也涌了出来……这时，謙初才对我說：“这是我們的一个地下关系，以后你就負責和他联系吧！”

我們的生活虽是这样紧张，但却是很愉快的。他比我大六岁，因此对我总象对待小孩子一样地照顧。他精力旺盛，体格結实。在他那微帶紅潤的臉上总是显示出强壮活潑的色彩。两年不見，他那双明銳的黑眼睛，現在更深沉、更坚毅了。每次同我談話，似乎都有一种热力，射进了我的心，使我获得力量，感到非常愉快和幸福。

謙初虽然日以繼夜的工作，但也非常喜爱大自然，对郊游也感兴趣，他的思想充滿了青春的活力，他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尽量挤出一点時間，陪我到市郊去游覽。我們曾漫游过趵突泉，参观过商埠和孔庙，也曾泛舟在大明湖上。当他和我们两人坐在小舟上在大明湖中心迎风飄蕩的时候，有許多紅色紫色的子午蓮（是济南的特产）在舟旁环繞着飄浮不散。湖边長着蕭蕭的蒲草，水上浮着綠油油的荷叶，又盛开着碗口大的

鮮艷芬芳的荷花，顯得特別美麗。加上太陽光照着湖上的碧水，水云相映，明亮亮的象一面帶彩色的鏡子。滿湖的游舟象天空的星斗一樣，一點點的在湖內游動，把人和舟影倒映在水中。這時謙初愉快的對我說：“你看這個大明湖是多美麗呵！真所謂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將來到了我們的新社會，比現在更要可愛得多呀！”

這時，他愉快的哼起西湖十景的歌曲，他低低唱着：

“拿枝小胡琴呀，唱唱蘇州景，蘇州的景致說呀說不盡呀！……涼嗎？……”他忽然停住歌聲，陷入沉思中去了。他嘆了一口氣，憤慨地對我說：“你看我們祖國這樣好的錦繡河山，現在卻受到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踐踏，這令人多么痛心呵！我們一定要加強戰鬥意志，把革命進行到底呵！”

我們游覽了大明湖內許多名勝古迹，小島上的亭台樓閣，鐵公祠，圖書館。也看了圖書館的走廊上雕刻的石象、碑文、詩詞。謙初不厭煩地對我詳細講解。這時他被碑文吸引住，舍不得離開了。他又帶我登高遠眺，俯瞰整個大明湖的市容，他說：“你看大明湖多大呵！幾乎把整個濟南城內的北部都包圍住了。你說，它好不好看呀！”我說：“大明湖雖然大，還不及長江長呀！”他大笑了，開玩笑地說：“當然，你是從長江來的人，眼光是大的。可是你既然愛了我，就要‘因地制宜’了。拿濟南來說，這就是最好的風景區，……”他笑着挽着我的手繼續說：“媽媽（指黨）既叫你協助我，你就不要想長江了啊！難道天下只有長江好嗎？可不要想家呀！不要存地方觀念啊！俗話說：‘夫唱婦隨’呀！”他說完又大笑了，我也跟着笑了。